

我是个大师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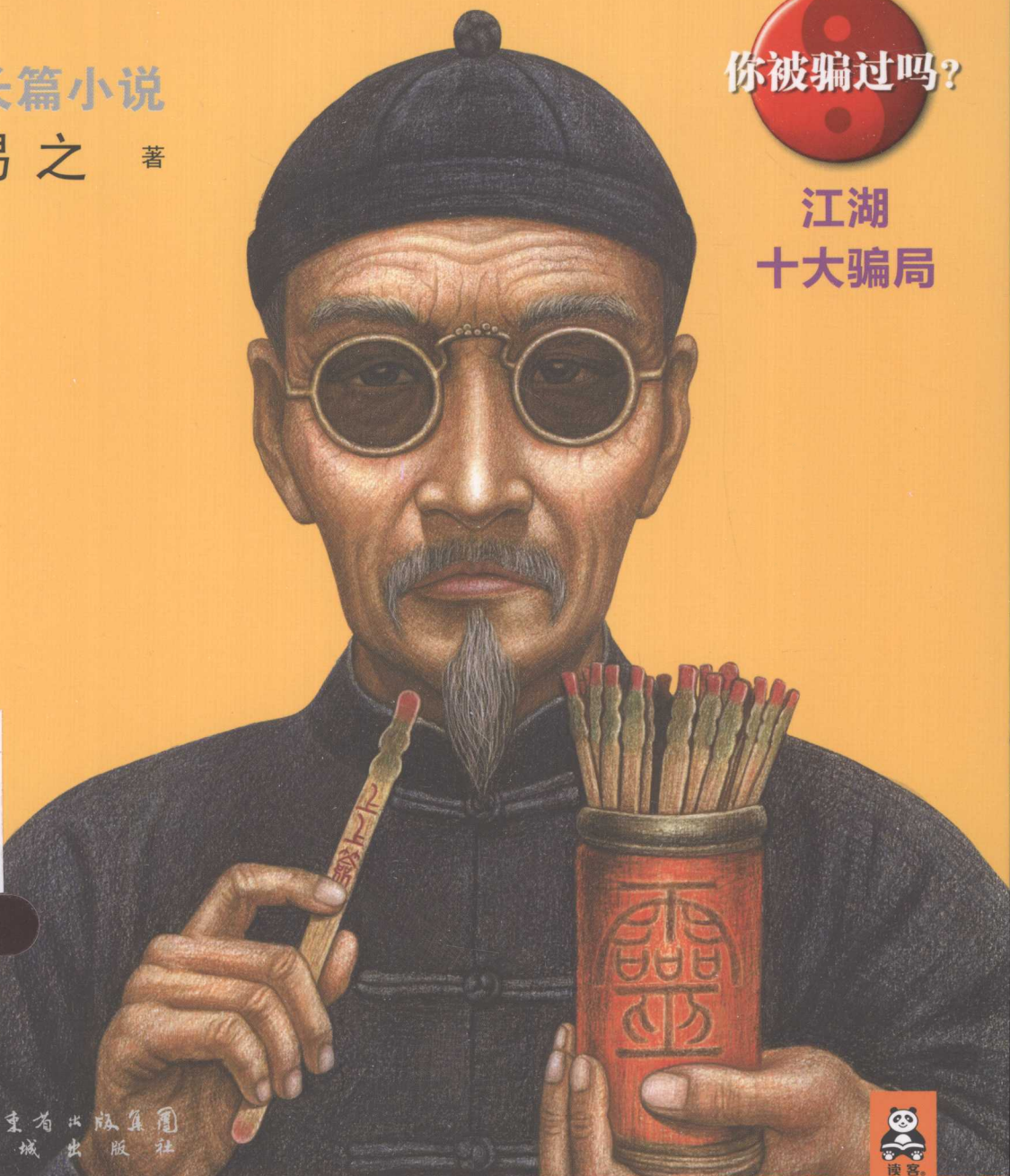
让一个82岁的大师，带您见识玄学背后的古老智慧和江湖猫腻。

街头算命、扎飞秘术、双金口、鬼将术……

长篇小说
易之 著

你被骗过吗？

江湖
十大骗局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014036733

1247.57
3050
V2

我是个大师²

易之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北航

C1724930

1247.57

3050

V2

0103873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是个大师. 2 / 易之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360-7124-7

I. ①我… II. ①易…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2159 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孙 虹 黎 萍 夏显夫
技术编辑: 薛伟民 陈诗泳

书 名 我是个大师 2
WO SHI GE DA SHI 2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海石通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高辛庄村村委会向东100米)
开 本 680毫米×990毫米 16开
印 张 15
字 数 183,000字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9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5866447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录

第一章 凶宅的判断之法 / 1

中国风水流派多如牛毛，仅玄空飞星一派就可以分出上百个小门派，每个门派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这就造成一个重大的问题：同一个宅子，张大师说是旺宅，李大师却说是凶宅；杨公派说是“凶煞加临”、刑妻克子，三合派却说是“吉星高照”、多子多福；每个门派都标榜自己是真理，别人都是扯淡，此时，作为普通老百姓，更是难辨真伪，莫衷一是。

第二章 五行八字测吉凶 / 31

在八字神煞中，桃花又叫“咸池”，是上天专供仙女们洗澡的地方，古人又云：日出扶桑，入于咸池。八字中如果有这种神煞，谓之命带桃花。桃花的作用是什么呢？古人认为，桃花带有双重价值，如果八字组合得好，则代表漂亮、聪明、多情、异性人缘好、婚姻美满；如果八字组合不好，则代表风流、滥情、淫荡、多婚；如果犯了桃花煞，还可能死于情杀。所以，命有桃花，究竟是好是坏，要看具体的八字组合。

第三章 借赶尸之名行阴谋之事 / 58

湖南自古盛行赶尸，这也催生了另一个行当——赶尸客栈的出现。赶尸是个幽冥之活，尸体不能见太阳，一见太阳就会魂飞魄散，魂飞了，尸体就真的变成了死尸，再也站不起来。所以赶尸都是趁着夜色行动，一旦天要亮时，赶紧投宿赶尸客栈，让尸体进入没有窗户的昏暗客栈，念动咒语，让尸体都躺下，待到日落之后，再施咒前行。赶尸客栈一般都设在远离人烟的偏远之地，从来不接待活人，活人也不敢去那里投宿。

第四章 南京城的风水/106

刘从云呵呵一笑：“司令且听我讲，建都之地必承龙脉之气，依山傍水，背靠山脉为屏障，前接碧水为财源。可南京城却无此造化，按照古人坐北朝南的法则，南京的背后是滚滚的长江，无依无靠，暗流涌动，乃动荡不安之象，故而不宜建都。但这种江水滔滔、绿茵浓浓之地恰恰暗合文人泼墨挥洒、神思飞扬之灵气，故江南多才子，北方出圣人。”

第五章 反间计：盗中华龙脉图 /124

“古人传说《连山易》里记载了盘古开天辟地以后，天倾西北、地陷东南的天地格局基本落定，大地之中隐藏着十二条龙行隧道！古人认为有龙穿梭于五湖四海、山川河流之间，一旦点了龙行隧道的死穴，这个地方就会阻塞五行之气，从而气数尽失，天塌地陷！”

第六章 风水战：保护龙脉 /149

来龙去脉，有来就有去，有去就有来。数次出现“昆仑”字眼又不占领昆仑，那必然是……必然是指另一个昆仑，可中华大地就一个昆仑山啊，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昆仑？嗯，换个思路……日军侵华以来……战线拉得过长，国军退缩到重庆，仍未失守的地区除了重庆，还有广西……昆仑山东侧，难道是指广西的“昆仑关”？古人有言：路出昆仑关，林中不见天，巢卑幽鸟护，树老怪藤缠，一关通鸟道，天下第一险！风水书上也提到：昆仑关扼龙腹，风火地燥无回转，如鬼劫龙，自古有风水死穴一说。难道日本人要进军广西昆仑关？

第七章 人算不如天算 /189

袁树珊抬起头，望了望窗外，无尽感慨地说：“算命这个东西，无论你怎么算，总有算不到的地方，这叫人算不如天算。就像人生，无论你怎么谋划，总有你想不到的地方，这叫天意。所以，世界上没有聪明人和傻人之分，只有善恶之分，再聪明的人再多的算计，总有失足的时候，天眼不可避，天意不可违！”

最后，袁树珊给了一句话，回来的路上祖爷仔细揣摩，不知是忠告还是谏语：帮派越大，造业越深，无他，因果也。

第一章

凶宅的判断之法



何谓凶宅

古往今来，搞算命的都没好下场，喜欢找人算命的人也没好下场，因为他们把人的命算来算去，等同儿戏，且不说算得准与不准，单是游离在罪恶边缘的贪心与利益就足以使双方迷失自我。一个想挣钱，一个想消灾，双方都忘了做人的根本在于自己，一切吉凶祸福都是人心所造，不问自身问鬼神，不修自我修香火，那些蝇营狗苟的你问我答，那些利益熏心的吹捧奉承，无不透露着人性的贪婪与脆弱，他们绞尽脑汁，他们穷极猥琐，他们依附在命运的链条上无比可怜。

祖爷死后，尤其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陆陆续续有人登门造访，他们打听到我以前是搞算命的，想要问卜。说实话，对这些人，根本不需用什么“英耀”之法，单是我掌握的真正的周易知识就能让他们满意而归，但我却没那么做，我只劝他们向善。一些人听了，一些人根本听不进去。俗话说佛度有缘人，他不听，谁也没办法。

后来，我干脆闭门谢客。我老了，只想平平淡淡地走完这一生。

树欲静，而风不止。我尘封罪恶，谢幕江湖，将那过去的恩恩怨怨藏于心底，不想对人说，不愿对人说。那一切关于我和“江相派”的是是非非终将随我进入棺材，而后归于宁静化作一抔黄土。可你无法想象在历史的进程中人与人的缘遇是如何稀奇古怪，就像蝴蝶翅膀的扇动可以引起虚空法界的巨大颤动。“江相派”的恩怨牵一发而动全身，身弱体衰、风烛残年的我不得不再次面对那难以回望的过去，那依稀模糊的江湖。

当1998年突然出现在街头的四个算命先生告诉我祖爷还没死时，我心潮澎湃了。随后出现的那位40来岁的女人更是让我目瞪口呆，她告诉我她是黄法蓉的女儿。“鬼妹”的女儿？“江相派”的后裔？四嫂黄法蓉果真没死？而且还有了女儿？那一刻我觉得天旋地转，头脑完全混乱了，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在做梦，几十年来各种纠缠缠、离奇古怪的梦我做得太多了。

妻子紧紧攥着我的手，试图平复我的情绪，我看了看真真切切的妻子，又用牙咬了咬嘴唇，这才敢承认眼前的一切都是事实。

黄法蓉的女儿和四个算命先生带来了祖爷不死的消息，而且他们在江淮地带大张旗鼓地造谣生事就是为了牵出尘封几十年的谜团，他们要把祖爷逼出来。

我满心迷茫，而后一阵凄凉：祖爷啊祖爷，你到底是生是死？你可知我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生死幻灭，不尽纠葛，缘与法，对与错，仁义的袈裟，罪恶的衣钵，我的一切都在你死我活间穿梭徘徊。你的心思裹藏着无尽的未知，而我想只活个明明白白，你活着是谜，死了是债！

我试图追寻祖爷的不死历程，因为这将是我余生的魂牵梦萦，我也试图对比我所知道的祖爷的从前——那些出自二坝头口中的事情，眼前

这位女子就是最好的印证，我们一同感受着祖爷的曾经——祖爷的恶、祖爷的善、祖爷数不尽的江湖足迹……

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8月16日黄昏，舟山群岛。

祖爷冲出走廊，外面火光冲天，被炮弹引燃的汽油桶和弹药箱四下迸射。

几百号人嗷嗷地叫着、奔着，炮弹不停地袭来，人被炸得支离破碎，各种器官纷纷散落。

祖爷定了定神，发现裴景龙不见了！登岛前两人商量的是裴景龙跟着祖爷跑，“八阵图”里的机关都出自裴景龙之手，关键时刻他可以助祖爷一臂之力，可慌乱中祖爷只顾死死盯着西田美子，根本顾不上他。

祖爷瞪着猩红的眼睛扫视着在黑暗与火光交织中的人群。

“祖爷！”黄法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法蓉！兄弟们呢？”祖爷关切地问。

“不知道，都跑散了！”黄法蓉抿了抿额头的湿发，“祖爷，我们快走吧！日军马上就要到了！”

祖爷只好点头应允，登岛前的秘密堂会约定：一旦开战，大家各跑各的，更不要保护大师爷，那样容易被日本人一锅端，所有人逆着河流流向跑到尽头，自会有船接应。

祖爷和黄法蓉加快步伐往约定的地点跑去，跑着跑着忽然看到前面有一个人也在撒丫子飞奔。

“老二！”祖爷喊了一嗓子。

二坝头回头一望：“哈哈，祖爷！”一个趔趄，差点摔倒。

三人一同飞奔，到了约定地点放眼一望，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两艘接应的渔船已被炮弹炸烂，水里缓缓漂浮着几具尸体。祖爷不顾一切地跳进水里，拨水而寻，生怕水里躺着的是自己的兄弟。

忽然，祖爷在漂浮的死尸中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他不顾黄法蓉的拉扯，径直拨水冲过去：“梅师爷！梅师爷！”祖爷扑倒在水中。梅玄子消瘦的尸体漂浮在浑浊的海水里，激荡的波浪不停地冲刷着他脸上的尘泥，这个曾在黄浦江畔超度万千亡灵的大师此刻显得那么弱小和可怜。祖爷抱起梅玄子的尸体，仰天纵泪。

“祖爷，祖爷！”一个声音从黢黑的水面传来，曾敬武带着几个“精武会”的兄弟划船奔来。

“祖爷快上船，快！”曾敬武大喊。

祖爷奋力将梅玄子的尸体推到船上，随后和二坝头、黄法蓉爬上船。

“快划！”曾敬武吩咐。几个小弟奋力划桨，小船迅速消失在海面深处。

“祖爷受惊了。走在前面的两艘船都被炮弹炸烂了，我们这艘停在远处不敢靠近，等日军的炮火不密集了，才敢过来……”曾敬武说。

祖爷没说话，他似乎还没从刚才炮火纷飞的生离死别中缓过神儿来，苍茫的大海，漆黑一片，他看不到尽头，更看不到希望。

天近三更，海风徐来，轰轰炮声渐行渐远，清凉的海风吹打在脸上，祖爷仿佛又找回了自己。又划了几个时辰，祖爷一行在绍兴靠了岸。趁天还未亮，众人快步赶到曾敬武藏匿的据点。

一进门，一个年轻俊朗的小伙子就迎了出来：“祖爷，您没事吧？”——是小六子。

祖爷拍了拍他的肩膀：“没事，没事。”

小六子自去年在王亚樵处归顺了祖爷后，寸步不离祖爷，但这次做局登岛与日本特务决战，祖爷没让他参加，尽管他百般央求，祖爷始终认为他是九爷的人，如果刚来堂口就送了命，对九爷没法交代。所以在开战前，让他暂居曾敬武处。

祖爷仔细端详这个阴森宅子：“曾老弟，怎么选了个凶宅啊？”

曾敬武一愣，随即笑了：“祖爷怎么知道这是个凶宅？”

祖爷微微一笑：“前椿后槐倒寿，西厢比东厢高出一个屋檐，谓之鬼探头。这种宅子易出大凶之事！”

祖爷这套推断展现了一代江相宗师的高深造诣。按照古人的习惯，宅子前面要种槐树，后面要种椿树，槐者，木鬼也，宅前镇守；椿者，增寿也，退而为胃，所以要前槐后椿，如果弄反了，则必然破财倒寿。另外，古人的四合院东西两房要对称，不能高低不同、长宽相错，如果一个厢房比另一个厢房高出一截，大晚上看起来就像漆黑中一个厉鬼抬起了脑袋，这叫鬼探头，大不吉！“江相派”虽出身草莽，但绝不是酒囊饭袋，尤其是历届大师爷，肚子里都有真货的。祖爷这套理论，取自各派风水理论的共性精华。

中国风水流派多如牛毛，仅玄空飞星一派就可以分出上百个小门派，每个门派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这就造成一个重大的问题：同一个宅子，张大师说是旺宅，李大师却说是凶宅；杨公派说是“凶煞加临”、刑妻克子，三合派却说是“吉星高照”、多子多福；每个门派都标榜自己是真理，别人都是扯淡，此时，作为普通老百姓，更是难辨真伪，莫衷一是。

祖爷自执掌堂口以来，闲暇之余喜欢研读风水方面的书籍，也经常被这些相互矛盾的说法弄得一头雾水。后来祖爷想出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择其共性而用之”，说白了就是尽管各种理论千变万化，各种学说相互冲突，但各家学说总有一些相同的地方，而祖爷取的就是它们的交集。

无论是“形势派”风水，还是“理气派”风水，或是“命理派”风水，关于吉凶的判断都有一个共性的法则，这也是中国风水界所有流派都遵循的原则。

一、宅子前高后低，为凶。何为前，何为后？“前”就是大门或正厅所对的方向，中国版图总体位于赤道以北，人们自古以来就是向阳而居，谓之坐北向南，所以“前”一般指南方，“后”一般指北方。

二、东南高、西北低，为凶。古代传说共工撞断昆仑山，导致“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之状，所以西北高、东南低，是自然的法则，所以如果反过来，东南高、西北低，那就是逆天而行，会出大凶，故而谓之凶宅。

三、建筑物右高左低，为凶。前两条讲的是地势，这一条讲的是地面上的建筑。此原理来源于风水学上的一句断语：“左青龙，右白虎，宁让青龙高万丈，不让白虎出一头。”意思是说一个建筑群或者相互毗邻的宅子，右边的建筑不能比本宅高，高一点也不行，而左边的可以任意拔高。现在人看地图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古人却是以北为本，背靠北方，以此为起点，反映在八卦图上就是北方为后，五行属水，玄武主宰；南方为前，五行属火，朱雀主宰；东方为左，五行属木，青龙主宰；西方为右，五行属金，白虎主宰。这才有“左青龙，右白虎，宁让青龙高万丈，不让白虎出一头”的说法。

“青龙白虎”出自古代风水学中的“六兽”学说，所谓：“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勾陈在中间，螣蛇化为龙。”算命先生或者风水先生在勘察风水时，往往会嘟囔出这几句，但真懂的没几个，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学日渐没落，很多连三脚猫功夫都没有的“大师”经常开办讲座甚至出书，大侃风水，实际上连古语中最基本的“前、后、左、右”所代表的方位都搞不懂。

四、宅子前山后水，为凶。古人建房讲究“依山傍水”，山要在后面，要有依靠，水要在前面，代表聚财。如果反了，就是无依无靠，破财生灾。

除了这些宏观上的风水宜忌外，祖爷还根据古人的思路归纳了寝室

内的吉凶判断法则。

一、内寝宜静不宜动。寝室为睡觉之地，人之入睡，魂魄安歇，如果寝室里有动静，则魂魄不安，六神无主，进而噩梦频繁，睡眠极差，古人云：魂安则无梦矣。故而，寝室宜静不宜动。

二、床头不宜置铜镜。《说文解字》：镜者，景也。镜子在古代是招神驱鬼的法器，李时珍说过：“古镜如古剑，若有神明，故能避邪魅忤恶。”古人还认为镜子可以使人产生梦魇，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也多次提到镜子通灵。所以，古人很忌讳将镜子安置在床头，认为镜子“白天照人，夜晚照鬼”。晚上起身如厕，会在镜子中看到不该看到的东西。所以古人从不将镜子置于床头，尤其是家中有亲人去世时，更是将家中所有镜子统统用丧纸糊起来。这个传统一直保留至今。

三、内寝不宜置刀戈。古代除了习武之人，一般人很少将兵刃放置卧室，更不宜将刀枪放置在床下，所谓“枕戈待旦”，是一种随时准备拼命的状态，杀气太重，易招灾祸。

四、内寝不宜供奉神佛像龕。神明是供奉的，供奉的场所要干净、幽静。内寝是睡觉的地方，暂不说夫妻行房事之时之激烈嘈杂，单是轮回之臭气就足以治大不敬之罪了。

曾敬武听后哈哈大笑：“祖爷所言极是，此宅乃绍兴‘荐头行’老板丁五贵的老宅，丁先生年前因劳资纠纷被一群亡命徒砍死在这里，一同被砍死的还有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

祖爷听后点点头：“所以曾教头才投身在此，这种宅子官不管、民不问，常人都躲着走……”

黄法蓉咳嗽了一声，低声说：“此处人迹罕至，虽是个藏身的好地方，但毕竟是凶宅，我们在这里住久了恐怕……”

曾敬武微笑摇头：“黄姑娘多虑了，你们算命卜卦的信这些东西，

我和九爷可不信，我们只信自己手里的枪，信手下的兄弟。祖爷一行在此暂歇几日，待风声过后，祖爷可去投靠九爷！”

祖爷也笑了：“曾教头说得对，人的命运把握在自己手里。曾教头此番协助做局大破日本特务基地，又冒死相救，真是万分感谢。待我明日葬了梅师爷，也该离开了。”

曾敬武收敛了笑容，走近祖爷，在祖爷耳边俯身低语了几句。

祖爷摇摇头：“多谢曾教头，九爷待我恩重如山，如今我已躲过生死大劫，就不去打扰九爷了。我‘江相派’走到今天，已逾三百年，斩不尽、杀不绝，我们落地就能生根，明日我自会带着兄弟们寻找出路，曾教头不必挂念。”

曾敬武张张嘴还想说什么，祖爷摇摇头、摆摆手，去意已决。

第二日早起，祖爷几个人在山脚下悄悄把梅玄子葬了。祖爷本想给他立个牌位，上书“义弟梅玄子之灵位”云云，但考虑到安全问题，还是作罢。

但祖爷却精心为梅玄子挑选了一个风水旺地，希望他后世子孙能够兴旺。江相大师突然迷信起来，这让在场的人颇为不解。不知道祖爷是真的由于多年来拜谒高人参悟了风水术，还是因为命途的多舛让他无处寄托哀思。总之，他挑选得很仔细，看了龙脉、风向、砂石，甚至抓起泥土闻了闻泥土的气味。

午时许，祖爷在曾敬武耳边密语几句，而后施礼告别。黄法蓉、二坝头、小六子随着祖爷慢慢消失在绍兴的街道深处……



中国第一暗杀王之死

月黑风高夜，枯叶遍地吹。

油灯下，祖爷拿起一本《死魂灵百图》认真揣摩。这是鲁迅先生整理并亲自作序的图书。祖爷之所以喜欢《死魂灵百图》，是因为这本书的主角也是一个骗子，这个骗子聪明无比、投机钻营，能够打通上至省长下至平民的各种关键人物。

正阅读间，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祖爷迅速吹灭油灯，伸手摸出几根铁钉，躲藏在门后。

“祖爷，是我。”一个低沉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祖爷一听是二坝头，长吁一口气，把门打开。

“祖爷，你看谁来了！”二坝头兴奋地说。

“祖爷！”二坝头身后的一个黑影推开二坝头，扑通跪倒在地，连哭带说，“我可找到你了！”

祖爷听出来了，是大坝头，伸手将他搀起，两人紧紧相拥，祖爷用力拍打着他的后背，一句话也说不出。

祖爷真的变脆弱了，在那段兄弟失散、前途无望的日子里，他每天都为兄弟们祈祷，夜里他经常做噩梦，不停地惊醒，又沉沉睡去。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让黄法蓉去附近的寺庙里请了一尊观音像，日日供奉，以寄哀思。

黄法蓉和二坝头明白，这是祖爷生平最大的低谷，祖爷也是人，是人就会害怕，就有恐惧。英雄如同一张纸，可以泼墨挥毫构建无限绚丽与磅礴，但也会瞬间被戳破，飞屑满天，风吹飘零。祖爷走到了低谷，就像历史上无数英雄，得意时“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一旦走了背

运，英雄也会气短，霸王也会失声。

原来那天祖爷辞别曾敬武后，与二坝头、黄法蓉、小六子化了伪装，又潜回了上海市郊区。这是祖爷一贯的手法，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登岛布局，将日本特务机构摧毁是祖爷的一盘大棋。在伪满洲国，祖爷先答应西田美子与日本人合作，而后又处心积虑地搞易学论辩会将所有“会道门”的汉奸集中在一起，其间联合梅玄子、裴景龙、曾敬武等人在舟山群岛布局，又指派黄法蓉千里赴滇求来蛇蛊，这才有了舟山群岛观潮、海水倒灌、万蛇入侵之惨状。

这里面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破局，局破祖爷就会死，死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中华易学界第一大汉奸”的骂名将永远无法洗脱，人生最大的悲哀就是被冤枉！都说历史是公正的，但公正需要时间，祖爷不想等上一百年、一千年！祖爷赌了！就像历史上无数的阿宝，关键时刻敢把一切都赌上，成了，“威加海内兮归故乡”；败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老天有眼，成就了祖爷。但祖爷也败了，堂口一下子没了。一同登岛的坝头们不知生死何处，堂口那帮小脚也都在头一天晚上遣散了。对于这次没有理由的“跳场”，小脚们都很疑惑，但大师爷的命令不敢不听，各自拿了银子隐匿起来，没有号令，谁也不敢出来折腾。

登岛前，有的坝头问：“万一大家跑散了怎么办？”这其实是间接地问将来上岸后的会合、藏身地点。

祖爷没有告诉他们具体的地址，而是直接发令在岛上的河头会合，能到的就到了，不能到的，也就听天由命了。祖爷之所以不透露曾敬武的绍兴藏匿地，还是怕一旦有人落入敌手，经不住严刑拷打，透露了消息，大家就全玩完了。

越缜密的计划越残酷。现在祖爷安全了，可兄弟们呢？祖爷夜夜睡

不着，白天就派二坝头和黄法蓉乔装打扮去市内寻找失散的兄弟。经过几天的找寻，总算和大坝头接上头了。

祖爷眯着眼慢慢听着大坝头讲述脱险的经过。

那天毒蛇涌入“日中易学友好交流院”后，现场一片大乱。大坝头拔腿就跑，他个子虽不太高，但够壮，一身腱子肉，跑起来就刹不住车，七八个碰到他的人都被他撞飞了。这家伙一路狂奔，第一个到达河流尽头的会合地，可跑到那里就泄气了，他跑得太快了，以至于前来接应的船还没到。

大坝头急得哇哇大叫：“娘额逼！娘额逼！”

此时一艘小船远远地驶来，大坝头张着双臂冲进水里，哧溜就爬上了船。刚想吩咐划船的人快划，马上想到祖爷还没有到，急得又是一通乱叫！

隐隐约约中，岸上又有几个人冲了过来，是梅玄子、盖霞还有三坝头、五坝头等人。

“快！快！快上来！”大坝头扯着嗓子大喊。此刻一声刺耳的尖啸划破长空，大坝头耳朵特灵：“是炮弹！娘额逼！”先不管是不是朝这个方向打过来的，他一头扎进水里跑了。

砰的一声，炮弹炸响了，船被炸烂了，一块弹片闪电般打入了梅玄子的喉咙，梅玄子当场毙命。

等大坝头再浮出水面时，岸上早已火光冲天。貌似日本士兵的武装人员也赶来了，打打杀杀的，乱作一团。大坝头心一狠，“拉倒吧！不等了！”抱着一块被炸断的船底木，游向大海。

大坝头对自己的体力颇为自信，他自幼生活在江边，水性颇好。他一连游了两个时辰，终于游累了，浮在漆黑的水面上，又冷又饿，看看苍茫的大海，连连哀叹：“我他妈的今天要喂鱼了！”

绝望之间，昏暗的海面上突然泛起一丝渔火，似有渔民出海打鱼。大坝头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奋力向渔火游去。

大坝头得救了。一对夫妇正在出海，捞上来奄奄一息的大坝头。大坝头在船舱里恢复元气后，喝了人家整整一锅面汤，吃了七条大梭鱼。那对夫妇都看傻了：这是个饿死鬼托生的啊！

吃完后，大坝头从湿湿的口袋里掏出一沓法币，递给了那对夫妇。那时国民党政府刚推行法币，还很值钱，一百元法币就能买两头大牛。那对夫妇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吓得不敢接。大坝头怒道：“拿着！老子的命不值这点儿钱吗！”

大坝头上岸后，找不到祖爷和众兄弟，只好化装后每日在街头晃荡，等待召唤。

“祖传秘方，专治跌打损伤，豆儿芽儿出，老空老宽无……”那天，二坝头正装作野郎中召集隐藏在各个角落里的兄弟。

大坝头对这个野郎中观察许久了，但二坝头的易容术太厉害了，用的是针刺之法，五官都挪位了，大坝头怕他是日本人假扮的，故而观察了几天才敢上前搭茬。

“你个骗子！”大坝头突然从背后拍了一下二坝头。

二坝头吓得小腹间一阵热浪翻滚，差点尿了，回头一看：“你……”大坝头也化了装，满脸抹的都是锅底灰，他本来就一脸疙瘩肉，现在整张脸就像一坨风干的大便，二坝头竟一时间没认出。

两人对视片刻，“是你啊！”不约而同地笑起来。

祖爷听完，哈哈大笑。随即又收敛了笑容：“我们的那些兄弟在哪里啊？”

夜里，祖爷依旧睡不着，一直到四更天，才勉强睡去……

蒙眬间，祖爷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他想睁开眼看，却睁不开，